

博物馆是地方发展的见证者和区域文脉的传承者，也紧密关联着所在地域的未来。为提升博物馆的包容性、社区参与和可持续性，使博物馆更好地为地方发展服务，浙江省博物馆和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联合主办“博物馆与地方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 12 个国家和地区 30 多家文化教育机构 的专家、学者、博物馆工作者等 70 余人参加了论坛，以国际视野交流探讨博物馆与地方融合共生的有效路径，进一步思考博物馆在区域发展中的使命与社会责任。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传播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博物馆与地方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浙江省博物馆结合本馆原创展览的策展实践，特别组织叙事专题研讨，探讨区域博物馆不同主题的展览如何讲好地方故事。

■专题

区域博物馆常设展如何讲述地方历史

蔡琴

“公众”与“教育”是现代博物馆的最主要的标识。若以服务对象而论，博物馆的职能至今未变；但若以角色定位来看，博物馆作为“通过文物来讲述历史”“身份认同制造工厂”与“民族精神提升机构”的传统认识却已经经历了重大变化。

198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世界文化政策会议上发表《文化政策宣言》，其中关于“文化身份”的部分清楚说明了文化身份如何作为全球文化政策制定的原则，其中第八条“以上条款共同指向文化政策的一个要点，那就是保护、激发和充实各个民族的尊严、文化传统以及建立对文化少数群体、其他文化的绝对尊重与欣赏。对任何群体文化的忽视和破坏将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损失”和第九条“一切文化的平等性与合作必须受到承认，同样每个民族及文化社区必须确立以及保护他们的文化身份，使之受到尊重”尤其值得注意。

今天的博物馆已然成为特定社区或群体进行文化身份认同的载体。如果以“社区”的概念在地理范围上放大的话，那么就是“地域社区”的概念。普潘岳《晋贾逵作赠桓机诗》：“茫茫九区，以域以分。”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三：“咨其风土，考其地脉。”

“地域社区”的基本特点：是人们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行为方式；使用同一种习惯的或通常的语言；居住在一起，一地区。因此，虽然目前没有给区域博物馆十分明确的定义，但是，区域的概念与“地域社区”不谋而合。

区域身份的形成最初源自因素来自地域社区的差别，人们在具体的、有边界的经验中寻求生存方式，在不断重复的实践和日积月累的经验中形成相对固定的共同认知，包括当地人的价值体系、宗教信仰、审美标准、生产生活方式等物质或非物质文化产物。区域成员从这个认知的过程中得到“自我肯定”，从而确定自我对本区域的归属，与其区域的区分，也即文化身份。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地理环境差异巨大，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及历史发展进程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因此，区域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地理概念，而是有着各种不同文化特征的空间概念。

在人口稠密流动的今天，作为文物的收藏者和文化权利载体的博物馆，尤其是以“常设展”讲述地方历史的省市各级区域博物馆，如何能与“与文化身份有关的议题当中，让原住民以及新移民因为对博物馆的存在、拥有相似的记忆和共同语言”？UNESCO 的这份宣言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促使区域博物馆“重访、改革、重释”其常设展，并对当前正在实施的一些观念和方式进行改革。

常设展和临时展相对，顾名思义就是博物馆相对固定的展览。一般展览时间为 3—5 年或更长时段，展品多为本馆藏品。在中国，各级区域博物馆的常设展一般以地方历史为展示内容，按照时间逻辑讲述地方历史故事，就是区域物质文化遗产收集、保存、研究和展示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就其性质而言，这样的博物馆一般为国家所有，是永久性机构，并“在本地区文化、历史保护、传播方面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和一批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负责。展示而言，这些常设展通常采用地方出土与出土文物相结合的展示方式，上自远古至近代，遵循着统一的朝代体系展示，展品包括陶器、青铜器皿、青花瓷、历代钱币等，配以图片文字和场景、多媒体。

近年来，区域博物馆在充分尊重遗产基础上，传承并留下下的丰厚的本土的养料，对区域社会历史的特性做一些简洁而便于

展示的归纳，重新赋予展览语境新鲜的文化内涵，对本土的历史、社会风情在国内外的传播和推广”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实际上框架只是中国通史陈列的地方性版本，将丰富的区域历史信息肢解成片段粘贴上去，所谓的“地方特性”难免陷落于学术上的“伪问题”之中，讲述常常过于宏观、空洞和难以理解。而且多数区域博物馆对近现代历史展示不多，更少缺少对现代本地区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展示。

到二十世纪后半叶，在全球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传统随整个社会的变化发生了特征与功能上的变化，区域博物馆的常设展日益面临叙事转型的挑战。一方面，以往宏大叙述的惯有逻辑被颠覆，包括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遗产尽可能在其所属的自然环境和社区环境中原状保存。另外，藏品不再只是艺术珍品，出土文物和宗教纪念物，还包括与所属地区有更为复杂联系的物品，涉及原住民生产、生活、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加关注人为本品的活的遗产的承传。这些藏品因其与该地区某个人物或事件有关，因其原生态保存或阐释，它们的完整性和意义可得到最佳表达，对这个区域的凝聚力和信仰体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大量移民不断改变原住民民构成，这些都在上述区域博物馆习惯的常设展的展览逻辑陷入危机的原因。如何转变展示地方历史的视角和观念，开拓地方史教育场所的有效路径，展示过去与当今社会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区域博物馆的常设展如何突破已经形成的传统叙述框架，把“国家认同”与“地区身份”结合在一起，并与当地建立联系，推进社会包容、探索展陈的定位及其新的使命、或许应成为博物馆展览研究的重大课题，需要找到新的叙事逻辑与回应。

G·卡凡诺（Gaynor Kavanagh）在《历史景观》中提出了界定一个社区（community）的要素，那就是使社区成员获得“拥有”的感知，并在与社会的交流互动中产生身份认同。除了惯用的时间维度，如果转换视角，以问题导向为章节，是否更便于“地方特性”的归纳？

通过一系列问题的设置，并在其某下运用主题进行诠释，努力打破以朝代分为单位的叙述，并意味着毫不按历史时序。如展阐述逻辑关系清晰，抽去时间轴，把本来被时间隔裂的历史上的人和事或其他重要事件，更便于让观众感知、察觉或想象其中存在关联，对地方历史有新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割裂时间中不予否认认的意义，真实世界中的的人和事或其他变量都是历史的。

生活的本质并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它既是传统保守的，又是发展变化的，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是各个时期时的文化积淀的会合，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产生新阶段、碎片式的变化。通过时间发展，既可以保持地域文化的延续，又能不断地更新、保持活力，把展览看成一个复调的、代表了多重声音的对历史事件的选择，使用多元的视角，而不是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单一权威的阐释。“地域空间”实际上反映了多重集合的、动态的、社会历史变化的“时间性”，在处理地域社会的空间结构与社会序列的关系时，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果”。

社会生活的地域性特点是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的。在区域历史的展示中，“国家”的存在是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国家这样一个国家的权力和使用文字的传统深入民间社会中，同时极具差异的地方特性、

长期拥有共同文化的国度来说，区域历史的特性正蕴涵于奔腾向前的国家历史洪流中，在提掘地域特性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国家—地方”的二元对立，而既要把握“国家”的区域研究置于对整体文化史的关怀之中，又从历史不在，无处不在的叙事逻辑和国家观念出发，理解具体地域特性与“区域文化”被构造与传播的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社会的各种特色的表达，同样国家的历史也可以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展现出来。在“国家”与“区域”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话语与百姓日常生活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相辅相成。只有认识了这两点，才可能真正明晓区域博物馆常设展的价值所在。

区域博物馆的常设展对于参观者中的外部群体而言，更多是一种单纯的本地的文化的呈现，同时，还能在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体验到独特的内涵，看到文化传承发展成为现在的当地文化。而对于参观者中的原住民民本身，常设展对于历史文化情境意义的理解和合理推论，通过极细细节丰富而且真实的场景，辅以音视频、出版物、实物等手段，构成一个包含道德关系、社会关系、生存方式和荣誉感、自尊心的集体记忆，从而激发其归属感和文化身份，有助于加深他们对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的理解和尊重，对区域历史脉络的感知之处的感悟。

博物馆的特殊价值在于拥有特殊的认知价值和知识价值，展览的主题普遍联系在展品的相互关系之中，蕴含在构成展览的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之中。第一种方法，把单个藏品的创造、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呈现给观众，从而拼贴出一幅完整的画面。第二种方法，建构不同空间内各种藏品之间的关联性，藏品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得到识别，又在相异的历史背景下得到保存，但在引导观众欣赏并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层面上，藏品之间的组合性值得特别关注。在展现地域日常生活的部分，更加凸显反映社会各个方面及人民生活变迁的展品的重要性，而不是奇珍异宝。讲述地域历史的研究要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大量的地方文献、民间文学和口述资料可供收集、整理和利用，包括族谱、家约、碑刻、宗教仪式等、账本、书信和传说等。

地方文化的多元性表达成为一种趋势，不仅要讲述这个地方的故事和它的居民们的故事，还应该对当地地方历史故事进行种种可能的诠释，而且要把这些故事与更广泛的社区问题联系起来。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而在于叙述一个尚未被挖掘出来的历史故事，或者让人们重新看到那些久远的、绵延至今的社会问题，回答为什么某些历史问题对现代社会仍有影响。因此，除了要展示珍贵的历史文物外，也要展现历史的进程的过去，地域文化的来龙去脉，记录现代城乡建设的丰硕成果，解答“去哪”的问题。

展览不仅是展览本身。区域博物馆常设展是本地区有效的基础的教育场所，教育也不再被视为线性的、从内进行之间的过程，而是横向的、最重要的，是教育成为人、场所与文物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的产物。这样的场所能够帮助人们理解自己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从而可找到与他人互动、交流及分享知识的工作。区域博物馆的常设展所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告诉当地人以及大量从外地来游客一个怎样的“地方历史故事”？未来愿景是博物馆通过各项活动、项目，更广泛地、更长期地与当地社会交融、交织在一起，构建文化生态。博物馆的社会价值通过参与更宏大的文化社群社会事业中去而得以实现。

浙江省博物馆聚焦“博物馆与地方发展”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第二单元“技术·选粹”，展示东汉晚期在浙江上虞越窑首先开创烧成的成熟青瓷，到晚唐吴越时期越窑青瓷工艺史上最负盛名的秘色瓷器。第三单元“永充供养”，展示在吴越崇佛背景下，金银铜可育王塔和宝篋印经等雕版印刷制品的流行和传播。第四单元“商品·贸易”，展示在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第二单元“技术·选粹”，展示东汉晚期在浙江上虞越窑首先开创烧成的成熟青瓷，到晚唐吴越时期越窑青瓷工艺史上最负盛名的秘色瓷器。第三单元“永充供养”，展示在吴越崇佛背景下，金银铜可育王塔和宝篋印经等雕版印刷制品的流行和传播。第四单元“商品·贸易”，展示在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 浙江文物标识度与展品遴选

董淑燕

“越颂”展的主题是浙江文物的交流和传播。越地独特的文明印记和文化符号，在中国历史和文物图景上构建了一环，不仅在浙江当地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宝藏，更是流布全国甚至远及世界各地，印下深深浅浅的标识。展览采用类型学和历史叙述逻辑相结合的框架，以文物传播动因和途径为主线进行梳理，选取全国各地遗址和墓葬中出土、来自四十家考古文博机构收藏的共计 148 件（组）具有代表性的浙江元素文物共同展出，还原不同历史时期浙江文物的传播和交流，构建中国文物地图中的浙江脉络，解读更丰富和广阔的浙江地域文化，展现越人精神的蓬勃生命力。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第二单元“技术·选粹”，展示东汉晚期在浙江上虞越窑首先开创烧成的成熟青瓷，到晚唐吴越时期越窑青瓷工艺史上最负盛名的秘色瓷器。第三单元“永充供养”，展示在吴越崇佛背景下，金银铜可育王塔和宝篋印经等雕版印刷制品的流行和传播。第四单元“商品·贸易”，展示在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

“越颂”展共分五单元十类器物，第一单元“信仰·征伐”，展示良渚文化玉琮所代表的信仰体系从史前至宋代的多元传承，和春秋战国越王剑所代表的越地铸剑文化和越人地域认同的文化品格。